

扔帽子的姑娘

文|赵慧芸 图|何雨 摄影|吴蔓伶

偌大的北京，举办了一个只有15顶古董帽的小展览，产生的影响却润物细无声般地弥漫在整个艺术圈。这些古董帽，看上去更像精巧的头饰，夸张但不做作。而作者何雨，是一个从成都辗转北京、阿姆斯特丹、纽约的姑娘，在佩斯画廊总部工作，和朋友运营着公寓画廊——否画廊。业余时间做的150多顶帽子，被很多名人收藏。



① 戴上亲手制作的帽子，站在白墙绿藤前，何雨用这样的方式记录布鲁克林的春天。
② 何雨的帽子作品《雨》。

初遇回声

两年前的冬天，在纽约闲逛的何雨发现一家手工帽子店，各式各样的古董帽整齐地排放在橱柜里，像是从上世纪30年代黑白默片里走出来一般的复古而迷人。这些礼帽制作工艺并不复杂，但价格却不菲，何雨诞生了自己做一顶手工礼帽的想法。

她在古董店里淘到一顶贝雷帽，纯手工缝上白色蕾丝和不规则的黑纱，多了几分典雅。“这是我做的第一顶帽子，做工并不精细，但戴着它嘚瑟了好几天。”何雨把自己做的帽子取名为“回声古董帽”（Chapeau Echo）。回声，来源于她的英文名Echo。

后来，何雨做的帽子越来越多，一针一线拿在手中，头脑里自然会浮现出图像来。她很喜欢制作帽子的过程。“每一种材料都有自己的气质，只需简单的叠、折、缝、粘，便会有万千变化。”

为了制作一顶合适的帽子，何雨常常会满世界地找材料。纽约的时装街，就是她的天堂。她也会在网上找福建的帽子底、伦敦的镶钻面纱、圣地亚哥与墨西哥老城的旧缎带、布鲁克林的蓝色矢车菊羽毛，甚至是康涅狄格州的珐琅面具……这些收集的过程，也成为她创作的灵感源泉。



画家张晓刚为回声古董帽画的LOGO。

何雨雨
2015/10/23

一帽一故事

《记忆的永恒——向达利致敬》，是向艺术家达利致敬的作品。蓝色帽底装点精心挑选的羽毛与白纱，组成一顶精致的礼帽。“我高中时最爱达利的《记忆的永恒》这幅画，软绵绵的时钟瘫软在荒芜的海滩上，或悬挂在树枝上，或横卧在长睫毛的怪脸上……”

她用国画颜料给帽子染色，柔软的毛笔将蓝色和紫色晕染开，再用手揉进棉布的肌理里，竟有了星云般的花纹与色彩。缝上从波士顿古着市场淘来的旧时钟，指针还能转动。这顶帽子被北京的一位女士买走，送给她14岁的女儿。“正巧，我知道达利那年也是14岁，这就是帽子带给我们的缘分吧！”对何雨来说，帽子是故事的载体，也是时间的载体，记录了她生命的一段历程。

“有次我去探望表姐，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家古董店淘到一枚火烈鸟古董胸针。我觉得火烈鸟与中国的白鹭很像，只是前者喜欢群居，后者喜欢独居。这不正是中西方艺术文化的差异吗？”

于是，她把它想象成中国式的火烈鸟，找来波士顿的贝壳和石子，做成了一顶帽子，起名《火烈鸟池塘》。粉色的帽底，配上颜色渐变的网纱，显得时尚而神秘。

这顶帽子被一位移居纽约多年的女士看中，又被画家张晓刚绘成画作，后来何雨便把它设计成回声古董帽的Logo。各种机缘让何雨相信，帽子中蕴含的故事能成为每个人经历的一部分，情谊在其间沉淀，并越来越深厚。

帽子让何雨与很多人产生了新的交集，她想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，放在自己的否画廊网站上搭配帽子介绍。她还为每顶帽子附上手写的卡片，让得到它们的人感受到温度。



《火烈鸟池塘》



《记忆的永恒——向达利致敬》



《日本池塘》



游走艺术间

棉、毛、麻、纱、绢……除了这些常规的材质，何雨偶尔还会带回些新鲜的花和叶片，甚至将干枯的叶脉用于帽子上。“我开始请教做植物学研究的朋友和艺术家，了解一些特别的材料和技术，尝试创新，从生活中汲取灵感。”

《书写玫瑰》，是用书法家韦佳写过的书法草稿做的玫瑰进行装饰的帽子。韦佳喜欢用绘了水墨的手工纸做拼贴，通过重复地撕与贴来创造偶然与必然的相遇。何雨，便将他的绘画草稿戴在了头上。

其实何雨更喜欢收集古董帽设计图，尤其中意活跃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巴黎“帽子女王”Madame Paulette的作品。“对我来说，帽子有点像可以随身携带的雕塑，中西合璧，融会贯通，才能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。”

中西合璧，正是何雨最近探索的路线。一是从中国的传统山水画中汲取灵感，在白绢上用墨染色进行创作；二是从风格派运动和其他现代主义运动中，如毕加索、唐纳德·贾德等艺术家的作品中找寻故事，用几何构图做出简约的帽子。

这位从北京大学商科毕业的女孩，从在纽约佩斯画廊工作，到逐渐经营起自己的公寓画廊和创意实验室。如今，更转型成为帽子设计师。一路变迁，她显得平静而坦然：“在这个时代，图像和信息的机械性复制变得越来越容易，生活节奏也就越来越快。手工艺能让人回归，回归到人与物、人与大地间的关系。而人生的选择就是在不断扔东西，扔掉光鲜的头衔，多余的知识与信息，选择就变得很简单。排除掉那些外部噪音，相信内心的直觉带来的机会和运气，然后伸手接住那些人和事就行。”

有句名言：“想越过高墙，就得把帽子先扔过去。”何雨，就像名言里说的那个爬墙需要先扔帽子的人，有了勇气才能看到另一个世界。只是帽子，为她画了一道完美的弧线。那或许就是彩虹吧！